

“如果你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”。这是新闻工作者都明白的道理。30年来，本报记者奔赴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第一现场，在“神舟”“嫦娥”的发射塔前，在“蛟龙”探海的大洋深处，在南极的中山站，在非典期间的小汤山医院，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人员、幸存者身边……

行路万里，我们在新闻现场，而且离得足够近。

第一现场 我们在亲历

我们在现场，而且离得足够近



斜穿中国

一封读者来信，成就了一次跨越10省的采访报道经历。1994年，本报记者马波从黑龙江出发，经吉林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云南，斜穿中国，调查报道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困境。

千里走单骑

文·本报记者 马波

李学谦，吉林农科院水稻所高级农艺师，黑里泛紫的肤色，是他5年扎根田间地头“专职”农技推广的见证，而“越干越心寒”是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这是《中国农技推广斜穿行》记录的一个片段。1994年，有读者来信呼吁，市场经济下，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面临“人走、网断、站撤”的困境。

报社决定派记者深入调查和采访，我报了名。当时的安排是，我乘火车一个省一个省走，沿途发稿，涉及到的记者站同仁为我做“后勤”，记者部值班的领导李玉成在北京配发评论。出发前，总编辑张颢叮嘱，必须到田间地头，必须见到农民和农科员。

《中国农技推广斜穿行》历时近两月，发稿20多篇，引起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的重视。

多莉

1997年2月22日，科学家披露世界首只克隆羊的存在，本报驻伦敦记者毛黎迅速发回消息，科技日报成为国内首家报道“多莉”的媒体。

不平凡的多莉

文·本报记者 毛黎



图中的羊毛衫让时光倒回至1997年2月22日，那天科学家披露世界首只克隆羊“多莉”的存在。时任常驻伦敦记者的我嗅出该成果的重要性，迅速编发新闻稿。于是，科技日报成为我国报道多莉的首家媒体。

多莉是英国伊恩·威尔姆特等科学家采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创造的科学奇迹，其证明成年已分化体细胞核的基因仍能返回胚胎全能状态，发育成生命体各种组成部分，为生命科学发展开拓了方向。在世纪之交，哺乳动物克隆研究因多莉成为全球热潮。

多莉名自美国著名乡村歌手多莉·帕顿(Dolly Parton)，在近7年的生命中，先后产下6只羊羔。不少媒体译为“多利”，但《科技日报》坚持采用多莉，体现了本报求实的作风。

读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猜出图中毛衣原料的出处。不错，它来自多莉。现在，这件毛衣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展柜中，向来访者叙述着多莉的传奇故事。

SARS

2003年3月，本报记者罗晖奔赴抗击非典一线，先后采访了小汤山定点医院医护人员、从事治疗方法研究的科研人员、防治非典办公室工作人员、被隔离的大学生……

非典记忆

文·本报记者 罗晖

非典，是中国人关于2003年的集体记忆。那一年的我，是一个奔跑着的记录者。

在非典病人进入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为“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”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前夜发生的一幕幕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难忘走廊里的忙碌穿绿的军装和一地没有来得及打扫的黑头发。为了降低被感染的几率，那些临时被调集到这里的部队医院的女护士，不得不剪掉长发。

难忘临行前和认识以及不认识的人的含泪拥抱，谁也不知道，下次见面大家是不是都好。

难忘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接诊组组长、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(原304医院)韦兴医生在电话那头讲述的他们的工作片段：从夜里22时到第二天凌晨4时，接收了134个非典病人；每天要穿着三层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连续工作6小

时；早晨醒来最大的感觉是，不戴口罩的生活可真美……

在《连线小汤山非典医院》一文中，我写道：“他们是军人，是战士，在关键时刻，他们更是英雄。”现在，我依然这样认为。图⑥非典资料图。

珠峰

2005年4—5月，本报记者游雪晴、罗晖全程参与了30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珠峰地区多学科综合科考的报道，见证了8848.13米这一世界之巅海拔高度的改写过程。

我们来了，我们还会再来

文·本报记者 游雪晴

身下是大大小小的冰砾石，无论换什么姿势都无法入睡；头上像顶着个大锅，闷闷地疼；心慌、气喘、恶心……好像已经撑不到第二天早上了。

这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夜晚，即使是十年后，每每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感觉都会即刻上身。

全程采访珠峰科考，与科学家一起探冰湖、做样方、搞监测……这对于记者，特别是科技记者来说，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难得的经历。那段记忆中不仅仅有高原反应的痛楚、生活条件的艰苦、通讯发稿的困难，更有壮美的珠峰旗云、晶莹碧透的冰湖、风趣博学的科学家。

近一个月的采访，让我收获了无比丰富的人生阅历、中国新闻奖的荣誉，更有幸结识了一批生死相交的科学家朋友；最重要的是，切身感受到了“以大自然为实验室”的青藏高原研究是多么艰辛危险，同时又魅力无穷。

借用已故的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的一句话：珠峰，我们来了，我们还会再来！

图①游雪晴与罗晖在珠峰下合影。

汶川

2008年5月16日，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，5名记者组成的科技日报首批报道组奔赴震中。假如可以以选择，他们愿意停下脚步，宁愿稿纸留白，只要这场灾难不曾到来。

用心写下新生与希望

文·科技日报汶川地震报道组

一个被困的男人，一座被困的孤城。张灵麟穿梭在汶川的各个角落。他的声音早已嘶哑。从地震开始，他不停地走，不停地喊：“不要喝生水。”

2008年汶川地震的一个场景，一再在我们脑海里重现。红旗凝固在升旗日的当天，人们还在连片废墟中寻找希望，我们传递着，震中映秀不屈不挠的抗震精神；

唐山人疯了，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从四面赶来，我们记录着，感天动地，众志成城，战胜灾难的决心和信念；

不要让科学资料白白浪费，我们呼吁着，大灾面前更要理性，要加快搜集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医学数据；

防疫是另一场战争，救灾要讲究科学，我们讲述着，从成都到汶川千里路途普通人的故事，那里有一群人用心点亮了一盏盏灯。

踏上这被撕裂的大地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沟通着、聆听着；心痛却不能陷入悲伤，我们努力用心写下新生与希望。图⑤救灾瞬间。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

南极

142天、2万余海里航程，71篇共8万多字报道……2010年11月5日，陈瑜随雪龙号出发，成为科技日报历史上第一位赴万里之外报道南极科考的记者。

远征世界尽头

文·本报记者 陈瑜

至今难忘2010年10月26日，深秋的北京寒意渐浓，几号同事却齐聚报社会议室为即将奔赴南极的我饯行。当时我国南极科考已走过27年，作为富有鲜明科技特色的综合性日报，科技日报当然不能在极地科考报道中缺位。种种机缘巧合，80后的我有幸成为报社历史上第一位随船报道南极科考的记者，当然还是“女记者”。

当天参会的同事将祝福语写满了厚厚的一本，至今记得现任总编辑刘亚东留的一段话：“世界的尽头，那是你新闻人

生的新起点”。

经历了穿越“咆哮”西风带时胃内的翻江倒海，第一次体在南极过春节的“乡愁”，自排“雪龙春晚”的欢乐……

至今仍庆幸、怀念，在最好的青春年华，有那么长的时间与世隔绝、放空自己。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在与大海风浪的搏击中，我结识了闯海勇士，他们成为我一生的挚友、最宝贵的财富。未来希望能在经历更多“沉淀”后写出更多好报道。图④陈瑜在拍摄企鹅。

蛟龙

“蛟龙”，中国第一艘载人深海作业器。本报三名记者三次随“蛟龙”探海，十年研发和四年海试的艰苦过程中，科技日报的新闻报道与“蛟龙”一路相伴。

陪“蛟龙”出海

文·本报记者 高博

见过火箭上天，潜艇入海。火箭上天不过半分钟，跟“蛟龙”号出海可待了一个多月。

我的同事陈瑜在7000米海试的时候曾去西太平洋全程跟踪，也带回了“蛟龙”号的纪念品，包括被深海压成铁饼的塑料杯。我和同事付毅飞也曾先后跟随“蛟龙”号赴2013年夏天的应用性航程，跟科技人员配合良好，在向阳红号上收获了友谊。

记得那次航程，几名科学家各自进入“蛟龙”体验了深潜。我跟科学家住在一间小宿舍，也见识了海上科学家的日常生活。

我随身带了一个麻将盒儿大小的卫星电话。“向9”后甲板的控制室顶上，是我的日常办公地，因为那里既有信号又能接电源。我在那里抱着麻将盒儿旋转，直到它一音儿高过一音儿地滴滴响，我就接上网线，从西太平洋上发回“蛟龙”的讯息。

未来我国的深潜事业不断发展壮大，科技日报的目光将随他们一次次穿越深海。

图②“蛟龙”号2013年试验性应用航次中，下潜人员唐嘉陵、李宝钢将科技日报石碑带入“蛟龙”舱内合影留念。

潜航员 杨波摄

③“蛟龙”号2013年试验性应用航次中，本报记者付毅飞搭乘“蛙人”小艇，近距离记录“蛟龙”回收过程。

COP21

2015年11月底，巴黎气候大会举行在即，本报记者李宏策最早进入会场采访，全程报道会议进程，记录中国在巴黎大会上的重要贡献。

2015最美的经历

文·本报记者 李宏策

2015年12月12日，当COP21(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)最终达成《巴黎协定》时，全场响起的最热烈和持久的掌声与欢呼声，不仅代表着喜悦和慰藉，更是诸多情感的喷薄释放。

很荣幸能在大会前作为最早进入会场采访的中国记者，探访大会内部场馆；有幸能够亲身参加大会开幕后的各类论坛、研讨、颁奖等边会活动，并在现场见证大会主席发布第一和第二版协定案文；有幸能在达成协议后，用镜头记录下连续通宵的代表们发自内心的笑容；更有幸作为一名中国记者，在会场上感受到各方对中国的一致称赞，亲身记录中国在巴黎大会上的重要贡献。

法国总统奥朗德说，巴黎经历了多场革命，但这次是最美丽、最和平的革命，而这也是我今年最美丽、最充实的一段采访经历。

三十而立

科技日报创刊30周年纪念特辑

1986.01.01—2016.01.01



责编：王婷婷

科技日报